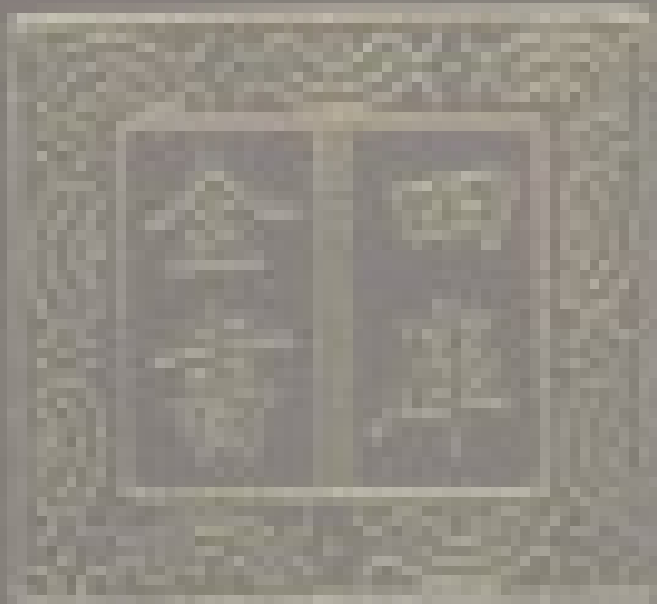






第四三五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本冊目次

歷代名臣奏議(三)

明楊士奇等奉敕編……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九

詳校官檢討臣朱休晃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膳錄監生臣黃嘉猷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法祖

東漢章帝時校書郎楊終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卒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曾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磨而已以其妨害於民也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九

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吳烏程侯寶鼎元年左丞相陸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諳之公輔便威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歌縱令陛下一身

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為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屍骸暴弃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強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或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起步紫闥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幾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六十九

二

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弃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察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蕪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六十九

三

遭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為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六十九

四

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煩猥無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趾反亂實由茲起是為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

紆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後魏孝明帝時河陰令高謙之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縈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六十九

五

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望策其驚蹇少立功名乞新舊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曰此啓深會朕意宋仁宗明道二年殿中侍御史龐籍上奏曰臣近因上殿面奉聖旨令有事具實封進來者臣退量孱昧罔通政體誤膺詢訪苟有愚見敢不罄陳恭惟三聖垂統紀

律大具陛下文明恭儉紹隆寶圖祇守先訓克臻至治臣竊見朝廷政令有漸異祖宗之制而宜改復舊貫者多矣略舉數事條之如左

一進退輔臣最為大事非止一時褒貶蓋欲垂戒後來祖宗舊制輔佐近臣罷免之例甚衆有因求退得請者有均以勞逸為名者有暴其顯過者有隱其罪名者然所授官秩輕重皆有區別伏見去年執政之臣最喧物議內有廢棄典法公營私寵者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六

卷六十九

此最昭昭於天下也臣於去冬及今年正月七日所上書疏及劄子言之已詳昨者外聞鎖院衆謂必獲罪而退洎制命宣行大者得使相次者尋亦遷秩況使相請俸月踰千緡中常州郡一年之賦未足充其歲給自非有功有德何以克勝且登用未及一考而退之者是以譴罷也乃以使相及遷秩處之以此為戒臣恐來者不懼矣必曰當權之日雖壞國法營私恩亦不失作使相及遷秩矣臣

欲望聖明令史臣檢尋祖宗以來進退輔臣體例著為篇部以備聖覽此後用為定準如此則忠正者持衡之時務盡公理乞身之日得以禮退私曲者使之當權必懷畏懼苟至獲罪永為懲戒此事體大乞留至懷

一前代職官之制皆有定員使上下不得超越而進也國朝廷官雖異於古然於員數未聞過多近年以來漸異於此蓋是好進者務于求寵名執政者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七

卷六十九

不堅守舊制故也今資政殿翰林侍讀學士員數過多恐增之不已更無限局欲望準約舊典以立定員員既有限求者自息矣

一金紫者文臣之貴服也祖宗以來謹重賜與自前或因差遣上殿特恩賜之然多是已在升陟任使者近年伏見有差遣未出常調或祇是知縣之類因公事上殿亦得改賜遂使三品之服漸成輕易臣欲乞愛重服章無及僥濫

一竊知向來每因南郊大禮添出諸般差遣名目多於舊日添一差遣則增一錫賜所以費用太廣實傷財力臣欲望將來郊禮令有司檢尋祖宗以來則例為定免至橫添名件廣耗官物

臣智識愚下無裨聖德實欲朝廷凡百政令率由舊章沮勸允明僥倖咸塞伏望聖造留心垂采

英宗治平元年召唐介為御史中丞英宗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繇左右言也介曰臣無狀陛下過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六十九

八

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之主亦非求絕世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為監則天下蒙福矣

神宗熙寧三年張方平上言曰臣蒙恩朝對今已奉辭竊惟孤陋之質尚偶聖神之會上膺眷遇有異等倫今承特召而來安敢緘默而去輒獻愚忠上裨天聽臣聞人心惟危患生所忽動危甚易安之實難禁衛六軍邊防三路撫御之法善制具存民心戎事國之大本動靜

之機安危所繫若民心危搖戎事興動策慮一失綏輯非易祖宗謨烈國家大計甚所慎重惟此二者不同小事隨宜改易縱有利害容得更張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以覆舟兵猶火也可以焚物亦以自焚焚溺之害當在吾之先見造形而悟已是後時害成乃悔何嗟及矣夫人臣之分出處是常家國大業天下重器譬之輜重豈可輕離願陛下思所以置器於安審所以藏身之固廣聰聽於符同之外採公議於得失之前深察軍民之情厚為社稷之慮使人安其業上下無怨薄天之下欣戴德德高拱巖廊之上保此泰山之安朝廷尊而國體平順氣應而嘉生遂不亦休哉臣疎外狂瞽不識忌諱以此愚言上答恩眷退就誅殛實所甘心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六十九

九

神宗時司馬光為翰林侍讀學士會安石草詔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不敢獲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通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

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三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十

哲宗即位初守門下侍郎司馬光請更張新法上奏曰臣聞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故夏遵禹訓商奉湯典周守文武之法漢循高祖之律唐行太宗之制子孫享有天祿咸數百年國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撥亂反正混一區夏規摹宏遠子孫承之百有餘年四海治安風塵無警自生民以來罕有其比其法可謂善矣先帝以

睿智之性切於求治而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業閭里怨嗟陛下深知其弊即政之初變其一二歡呼之聲已洋溢於四表則人情所苦所願灼然可知陛下何憚而不并其餘悉更張哉譬如有人誤飲毒藥致成大疾苟知其毒斯勿飲而已矣豈可云姑少少減之俟積以歲月然後盡捨之哉臣竊曾上言教閱保甲公私勞費而無所用之斂免役錢寬富而困貧以養浮浪之人使農民失業窮愁無告將官專制軍政州縣無權無以備倉猝萬一饑饉盜賊羣起國家可憂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衆先宜變更借令皇帝陛下獨攬權綱猶當早發號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國家之危收萬國之歡心復祖宗之令典況太皇太后陛下同斷國事捨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於體甚順何為而不可哉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十

元祐元年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實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

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尚書左僕射無門下侍郎呂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六十九

十三

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逐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田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哲宗甚然之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六十九

十三

二年正月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奏曰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為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辨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已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為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諭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

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  
議及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  
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  
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斧而知心目之可亂於  
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  
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  
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  
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自耳目所聞見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六十九

十四

明智特達洞照情偽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  
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  
軀効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  
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為戒崇尚忌諱畏避  
形跡觀望雷同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  
來一食三數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  
策問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  
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

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  
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  
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  
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  
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  
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污屈己以裕人也  
臣之區區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  
也伏觀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六十九

十五

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  
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踰而神宗勵精  
核實之政漸致隳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  
財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  
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  
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  
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  
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

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為譏諷先朝則亦踈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即荅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括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十六

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即荅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

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以供他用。實封取寬剩役錢。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為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為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耳。光聞臣言大以為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為左右異議。而罷。今畧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為民用。今內帑山積。公若力言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十七

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以供他用。實封取寬剩役錢。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為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為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耳。光聞臣言大以為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為左右異議。而罷。今畧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為民用。今內帑山積。公若力言

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為不可及去年二月六日敕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為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為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將衙前一役可即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六十九

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仲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傳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下皆以為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

也臣為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為戒文案具在皆可復按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縷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思報激切戰恐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六十九

右正言丁騭上奏曰臣伏見本朝祖宗之德具在方策威明仁厚不惟有益於當時皆可為法於後世竊惟陛下即位以來首延儒臣侍講禁中如論語孝經皆聖賢之言行固足以啓沃上心導明睿性臣愚欲乞既講罷經義更以祖宗故事一二端為陛下開陳仍乞曉諭侍講臣僚豫先編叙六聖典故可以取法於後來者以備

講筵聽納庶幾前聖後聖所為所行如合符節威明仁厚之德源源相繼天下幸甚

七年翰林侍講學士范祖禹欲帝法仁宗五事上奏曰臣掌國史伏覩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可得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聽諫仁宗能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陛下嗣位于今八年昧爽而聽朝旦晝而講學風雨不易寒暑不倦可謂勤於進德矣然而天衷淵默聖度高遠中外之人未知陛下睿意所好如仁宗之五者見於天下羣臣雖欲少裨萬一亦無所自而入方今四海顒顒想望太平臣願陛下深留聖思法象祖宗日新輝光昭示所好以慰蒼羣生之望則天下幸甚

祖禹又上奏曰臣伏覩陛下近者郊見天地雪止風和景氣清霽神祇饗答福應尤盛侍祀之臣以為前後未有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歡呼洋溢皆云陛下克類仁宗臣觀天意人心如此實宗社無疆之福也然臣愚竊以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六十九

三

聖人福至而益戒則能長享其福譽美而副之以實則能永保其譽唯兢兢業業不自暇逸乃可以答天休衆之所欲因而從之乃可以副民望若一有滿假之意則

今日之福乃他日危亂之基也不能副之以實則今日之譽乃他日怨誹之端也故臣願陛下既受大福又獲民譽益思戒慎唯勤修德修德之實唯法祖宗恭惟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忘陛下誠能上順天意下順民心專法仁宗則垂拱無為海內晏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承乏史官嘗采集仁宗聖政得數百事欲乞撰錄成書上進少資睿覽監觀成憲皆舉而行以副羣生之所願則天下幸甚

祖禹又上奏曰臣竊惟太祖受天眷命剗革五代之亂櫛風沐雨為子孫立萬世之基太宗平一海內守之以文由真宗至于神宗皆致太平海內晏安百三十有四年雖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自古創業之君起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六十九

三

於細微身歷艱難親履勤勞先有功及民然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少守成之主生於深宮不歷艱難不履勤勞無功及民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多是以古人有言創業非難守成為難蓋危亡必起於治安禍亂必生於逸豫也今陛下承六聖之遺烈守百三十四年之大業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須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常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六十九

三

自抑畏儆飭聖心一言一動如祖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元豐之末時運艱厄先帝蚤棄天下陛下嗣位幸賴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專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教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敵人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勞力以為陛

下立太平之基九年之間安靜無事已有成效陛下但由此以持循之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願陛下守之以靜毫髮無所改為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詔左右大臣動必循守祖宗法度陛下躬攬於上諮諏善道察納讜言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必皆了然於聖心矣夫水所以能照毛髮而物無所隱其形者至平也鏡所以能鑒妍醜而人無所遁其迹者至明也水所以能平鏡所以能明者至靜也使水鏡自動則雖山岳不能見也人心亦然唯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唯至正可以見天下之邪唯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荀卿曰虛一而靜謂之清明聖人清明燭理生於心之虛一也陛下何不觀先太皇太后自英宗神宗時不出房闥未嘗知天下之事一旦臨朝所行之政上當天意下合人心其故何哉唯至公至正至靜而已夫小人之情專為私故不便於公專為邪故不便於正專好進故不便於靜唯欲人君多所作為朝廷多所變動則已有所希冀於其間矣若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六十九

三

朝政守靜上下各安其分則小人何所望哉今陛下既親萬幾小人必欲有所動搖而懷利者亦皆觀望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當堅如金石重如山岳山岳可移聖政不可改也金石可毀聖心不可變也使讒邪者不能進說觀望者亦皆革心則自今以往朝廷清明必日勝一日歲勝一歲矣陛下如以臣言為然乞因大臣奏事之時明示以聖意所向使中外一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王

心歸於至正則天下幸甚臣久侍帷幄不敢自同於衆人恐有姦言邪說惑誤天聽故近與蘇軾先事上奏必蒙省覽陛下聖學稽古不必遠師前世之事唯是儀刑仁祖法則太皇使天下熙熙然至於昆蟲草木各安其生則臣之志願也不勝區區之愚

哲宗時殿中侍御史豐稷上疏曰陛下明足以察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願以洪

範為元龜祖訓為寶鑑一動一言思所以為則於四海為法於千載則教化行習俗美而中國安矣

祕書省校書郎陳瓘上奏曰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為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復究問意感悅

徽宗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御史中丞王觀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王

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于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闕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為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為有失也

著作郎楊時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